

談《廣韻》六個從“夷”得聲多音字之形成

金 周 生

一 前言

《大宋重修廣韻》收錄從“夷”得聲之字計二十一^①，今提出“棖”“萸”“鶉”“鍤”“鯁”“洩”等六個多音字做爲研究對象，以探討異音之來源及其形成之原因。

二 異音之來源

《廣韻》一書前有所承，收字多據前人音切以歸韻，今試舉“棖”等六字較早之異音來源如下：

棖 《爾雅·釋木》：“女桑， 棖桑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棖，大兮反。”
《廣韻·齊韻》杜奚切下“棖”字音蓋本於此。

《爾雅·釋木》：“棖，赤棟，白者棟。”《釋》：“棖，音夷。”“夷”，《廣韻》音從脂切，《廣韻·脂韻》以脂切下“棖”字音蓋本於此。

萸 《詩·邶風·靜女》：“自牧歸萸。”《釋文》：“萸，徒兮反。”《詩·衛風·碩人》：“手如柔萸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柔萸，徒奚反，”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：“猗彼女桑。”《毛傳》：“女桑，萸桑也。”《釋文》：“萸桑，徒奚反。”
《廣韻·齊韻》杜奚切下“萸”字音蓋本於此。

《易·大過》：“枯楊生稊。”《釋文》：“稊，鄭作萸；萸，木更生；音夷，謂山榆之實。”《周禮·地官·稻人》：“以水殄草而芟萸之。”《釋文》：“萸之，音夷。”《廣韻·脂韻》以脂切下“萸”字音蓋本於此。

鶉 《說文》：“鶉，鶉胡，污澤也；從鳥、夷聲。鶉，或從弟。”《詩·曹風·候人》：“維鶉在梁。”《釋文》：“鶉，徒低反。”《爾雅·釋鳥》：“鶉，鶉鶉。”《釋文》：“鶉，大兮反。”《禮記·表記》：“《詩》云：維鶉在梁。”《釋文》：“鶉，音帝，徒兮反。鶉，鶉胡，污澤之鳥。”《莊子·外物》：“魚不畏網而畏鶉鶉。”《釋文》：“鶉，徒兮反。”《廣韻·齊韻》杜奚切下“鶉”字音蓋本於此。

《爾雅·釋鳥》：“鶉，夷由。”《釋文》：“由，字或作鶉”。《廣韻》以脂

切下：“鵝，鵝鷓^②，一名飛生。”《集韻》延知切下：“鵝，鵝鷓，鳥名，飛生也，通作夷。”“鵝鷓”即“夷由”，《廣韻·脂韻》以脂切下“鵝”字音蓋本於此。

鍤 《說文》：“鍤，黑金也，從金、戠聲。鍤，古文鐵從夷。”《廣韻》“鐵”下收“鍤”字：“鍤，古文”。同音他結切，《廣韻·屑韻》“鍤”字音蓋本於《說文》：“鍤，古文鐵從夷。”段注：“按，夷蓋弟之譌也。”朱駿聲《說文通訓·定聲》“鐵”下云：“古文從夷，按，從弟聲也。弟夷篆體相類，故二字往往互譌。”《廣韻》“鍤”“鍤”並杜奚切，則齊韻“鍤”字音蓋本於此。

鯁 《爾雅·釋魚》：“鮎”，郭注，“別名鯁，江東通呼鮎爲鯁。”《釋文》：“鯁，大兮反，《說文》云：大鮎也。”《廣韻·齊韻》杜奚切下“鯁”字音蓋本於此。《說文》“鮎”字段注：“蓋鮎鯁鯽三形一字，同大兮反，而鯁則別一字，別一音，不當合而爲一。”今本《玉篇》：“鯁，音夷，鮎鯁。”《廣韻·脂韻》以脂切下“鯁”字音或本於北。

洩 《易萃》：“齋咨涕洟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洟，他麗反。”《禮記·內則》：“不敢唾涕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涕，本又作洟，同吐細反。”《廣韻·霽韻》他計切下“洟”字音蓋本於此。

《易萃》：“齋咨涕洟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洟，他麗反，又音夷。”《禮記·檀弓》：“垂涕洟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涕洟，上他計反，下音夷。”《廣韻·脂韻》以脂切下“洟”字音蓋本於此。

三 異音之形成

前節所列六字又讀特異於《廣韻》四千八百餘多音字者^③，在於其中一音與從“弟”得聲者關係極爲密切。如：“萑”與“菑”、“鵝”與“鵝”、“鍤”與“鍤”、“鯁”與“鮎”皆收入齊韻杜奚切，“洟”與“涕”又同有霽韻他計切一音，“洟”與“梯”音義雖不同，然“洟”本與“萑”字互通^④，二字並有杜奚切一音。此種現象之形成，可先從字形觀察之。

夷，金文有



柳鼎



鄭子萑夷鼎

等形^⑤小篆作 。弟，金文有



沈子簋



爰季良父壺



康簋



廂弔多父盤



牧師父簋



齊罇



應公鼎

等形，小篆作 。

二者形狀近似，當易互譌，而從“夷”從“弟”得聲之字古籍中正多相混者，如：

《易·大過》：“枯楊生稊。”《釋文》：“稊，鄭作莢。”《孟子·告子》：“苟爲不熟，不如莢稊。”《長短經》作“不如稊稊”，《莊子·知北遊》則作“在莢稊”。《說文》：“鮎，大鮎也。”《爾雅·釋魚》“鮎”下郭注：“別名鯢，江東通呼鮎爲鮎。”《釋文》：“鮎，《說文》云：大鮎也。”《說文》“鯢”下段注：“此字《詩》、《爾雅》、《釋文》、《廣韻》作鮎，從夷；《文選·蜀都賦》及《玉篇》作鮎。”

《禮記·內則》：“不敢唾洩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涕，本又作洩。”

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曰涕”，《集解》：“徐廣曰：一曰洩。”

《易·明夷》：“夷於左股。”《釋文》：“夷於，子夏作睇，鄭、陸同云：旁視曰睇，亦作睇。”

《易·渙》：“匪夷所思。”《釋文》：“匪夷，荀作匪弟。”

至《說文》“鵝”下云：“鵝，鵝胡，污澤也，從鳥、夷聲。鵝，鵝或從弟。”又“鮎”“鮎”“睇”“睇”“莢”“莢”義同且並見於古籍，而《說文》未收“鮎”“睇”“莢”三字，則許君於從“夷”從“弟”得聲之字已有不瞭然者矣。

歷來學者於從“夷”、“弟”得聲而相亂之字頗多高見^⑥，其要蓋多歸諸字形之近似，則從“夷”得聲之字多有“弟”音，當源於形近所產生之誤讀。今再將此六字“杜奚切”或“他計切”一音之形成分述於後：

棖 《廣韻》杜奚切下“棖”字訓爲“樹之長條”，與《爾雅·釋木》：“女桑，棖桑，”相合，《釋文》：“棖，大兮反，或作夷。”“棖”“夷”異文而“夷”僅“以脂切”一音，是知此“棖”不當音“大兮反”也。且《爾雅·釋木》：“無姑其實夷。”《釋文》：“夷、舍人本作棖，同。”《詩·谷風之什四月》：“隰有杞棖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棖，本亦作莢，音夷。”皆無“杜奚切”之音，蓋“大兮反”乃源於“莢”“莢”之異文，詳見下字。

莢 《易·大過》：“枯楊生稊。”《釋文》：“稊，徒稽反，楊之秀也。鄭作莢，莢，木更生：音夷，謂山榆之實。”《廣韻》杜奚切下“莢”字訓爲“莢秀”，與此合；《廣韻》“稊”“莢”二字音“杜奚切”，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“在莢稊。”《釋文》：“大西反，本又作稊。”而《孟子·告子》：“不如莢稊”，長短經作“不如稊稊”，知“莢”乃“莢”“稊”之異文，此“莢”實“莢”之形譌，而“莢”由此誤生“莢”音矣！前“棖”之“莢”音，亦因“棖桑”“莢桑”之異文而得，非本有此音也。

鵝 《廣韻》杜奚切“鵝”字訓爲“鵝，山雞名”，與“鵝”義異，似非如《說文》作重文解，然《集韻》田黎切下收“鵝鵝”二字，訓爲“鳥名。《說文》：‘鵝鵝，污澤也，或從弟。’”則依《說文》。

考《國語·吳語》：“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鵂而投之於江。”《說文》徐箋：“鴟夷之合聲爲鵝，緩言之則爲鴟夷。……字本作鵝，又作鵝者，因鴟夷而相承增鳥旁耳。”則“鵝”本音“夷”，杜奚切一音乃源於《說文》從“弟”得聲之

“鵝”而誤增。

銕 《廣韻》杜奚切下“銕”字說解：“《字林》云：鐵名，又《說文》云：古鐵字。”考《廣韻》“銕”之又一音與“鐵”同收入屑韻他結切，《說文》“銕”下段注云：“夷蓋弟之譌也。”通訓定聲“鐵”下亦云：“古文從夷，按：從弟聲也，弟夷篆體相類，故二字往往互譌，弟鐵雙聲，與鏘銕同字。”“銕”，《廣韻正音》杜奚切，則“銕”字此音或即由“銕”之形譌而衍生。

鯁 《廣韻》杜奚切下“鯁”字訓為“大鮎”，《說文》作“鯁”，義同。段玉裁謂作“鯁”作“鯁”“未知孰是，以夷弟篆體易譌也。”又曰：“鯁鯁鯁三形一字，同大兮反，而鯁則別一字，別一音，不當合而一之。”蓋“大鮎”為“鯁”，則不當有“杜奚切”一音；為“鯁”，則杜奚切下不當收“鯁”字。鯁字此音之形成亦由於與“鯁”之相淆也。

洩 《廣韻》霽韻他計切下收“洩”字，字義為“鼻洩”。《禮記·檀弓》：“垂涕洩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涕洩，上他計反，下音夷，自目曰涕。”二者義同，而《釋文》只一“夷”音，是“洩”本讀“夷”也。《易萃》：“齋咨涕洩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涕，音體。洩，他麗反，又音夷，鄭云：自目曰涕，自鼻曰洩。”同一。“涕洩”，二字之音皆異於前矣。蓋“洩”之有“涕”音，或緣於形譌，《說文》“洩”下段注：“古書弟夷二字多相亂，於是謂自鼻出者曰涕，而自目出者則別製淚字，皆許不取也。”《通訓定聲》“涕”下亦云：“篆體夷弟偏旁易於相亂，故別製淚以當之。”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曰涕”，《集解》引徐廣說：“一曰洩。”又《禮記·內則》：“不敢唾涕。”《釋文》：“涕，本又作洩，同吐細反。”皆其證也。又考王二“夷”音下收“唳”字，義為“唾唳”，是同一形，義不應有二音以當之，“洩”字他計切一音實由“涕”形而誤增。

四 結論

甲、“棧”“莢”“鵝”“銕”“鯁”“洩”六字原皆僅“以脂切”一音，“杜奚切”或“他計切”乃因與“弟”形之錯譌而生，本不當有也，此《廣韻》多音字有因古字形之混淆而衍生者。

乙、古音學家研究中古“喻四”之上古音來源而有成就者，首推曾運乾“喻母四等字古隸舌聲定母”之說，其後學者則多以為“喻四”之上古聲母源自*d*g二類（複聲母除外），如此，則上古音無“零聲母”矣！考《說文》所收從“夷”得聲者，計“夷”“姨”“唳”“莢”“鵝”“銕”“棧”“洩”“痍”“痍”“徠”等十一字，其中除“銕”字或為“銕”字之誤^①，“莢”“鵝”“棧”“洩”四字本無“杜奚”“他計”切之音外，諸字聲母皆與舌尖、舌根塞音無涉，且除象聲字“唳”之中古音為“曉”母，其他諸字皆屬“喻四”，則中古從“夷”得聲之“喻四”諸字上古或本讀“零聲母”也。

- ① 依“《廣韻》聲系”之歸納。
- ② “鵝鵝”本作“鵝鵝”，今依《廣韻校勘記》改。
- ③ 依拙著《廣韻一字多音現象初探》一文之統計。
- ④ 《爾雅·釋木》：“女桑，棗桑。”《義疏》：“《詩》：猗彼女桑。《傳》：女桑，萸桑也。萸即棗之正文。”
- ⑤ 錄自《金文詁林》，下同。
- ⑥ 如《說文》“萸”字，句讀云：“《玉篇》：萸，音題；《說文》：𦵑也。蓋孫強據本萸譌爲萸，即增之也。《集韻》合萸萸爲一字，則不辨《說文》之正本誤本而合爲一也。”《通訓定聲》云：“萸，𦵑也，從𦵑，夷聲。按：茅之初生也，與萸萸皆別，弟夷篆體相似，凡偏傍多致錯誤。”又於“萸”下云：“萸，𦵑也，從𦵑、弟聲，此字小徐本作萸，從夷，而無萸字，大徐本作萸，從弟，而無萸字，故《集韻》並萸爲一字。按：弟夷篆文近似，故偏傍多相亂，鵝胡或作鵝，見《說文》，亦其一也。”
- 《說文》“萸”字，徐箋：“鴟夷之合聲爲萸，緩言之則爲鴟夷，指其胡言則謂之鵝胡，聲轉爲淘河，字本作鵝，又作萸者，因鴟夷而相承增鳥旁耳。”《說文粹》云：“鵝鵝或，按：如萸萸爲一字之比，筆勢小異遂爲重。”
- 《說文》“萸”字，段注：“按：夷蓋弟之譌也。”《通訓定聲》：“按：從弟聲也，弟夷篆體相類，故二字往往互譌。”
- 《說文》“涕”字，段注：“此字《詩》、《爾雅》、《釋文》、《廣韻》作𦵑，從夷；《文選·蜀都賦》及《玉篇》作涕，未知孰是：以夷弟篆體易譌也。”《說文》“涕”字，段注：“古書弟夷二字多相亂，於是謂自鼻出者曰涕，而自目出者別製淚字。”《說文》“涕”字，《通訓定聲》：“篆體夷弟偏傍易於相亂，故別製淚以當之。”
- 《說文》“睇”字，《校錄》云：“《玉篇》作睇，與脂、大奚二切，引《說文》云：目小視也，南楚謂眇曰睇，別有睇，達計切，傾視也，所引當不誤。蓋弟夷二字形聲竝近，篆文尤易譌。”
- ⑦ “萸”，《說文》云：“從夷”，故嚴可均《說文聲類》從“夷”得聲者未收此字。段、朱二氏則皆以爲乃“涕”之譌。